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騤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録監生臣潘坦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六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六

于頔　韓弘子公武　弘弟充　李質附

王智興子晏平　晏宰

于頔字允元河南人也周太師燕文公謹之後也始以蔭補千牛調授華陰尉黜陟使劉灣辟為判官又以櫟

陽主簿攝監察御史充入蕃使判官再遷司門員外郎兼侍御史賜紫充入西蕃計會使將命稱於時論以為有出疆專對之能歷長安縣令駕部郎中出為湖州刺史因行縣至長城方山其下有水曰西湖南朝疏鑿溉田三千頃久堙廢頔命設堤塘以復之歲獲秔稻蒲魚之利人賴以濟州境陸地褊狹其送終者往往不掩其棺櫝頔葬朽骨凡十餘所改蘇州刺史濬溝瀆整街衢至今賴之吳俗事鬼頔疾其淫祀廢生業神宇皆撤去

唯吳太伯伍員等三數廟存焉雖為政有績然横暴已甚追憾湖州舊尉封杖以計强决之觀察使王緯奏其事德宗不省及後頔累遷乃與緯書曰一蒙惡奏三度改官由大理卿遷陝虢觀察使自以為得志益恣威虐官吏日加科罰其惴恐重足一跡掾姚峴不勝其虐與其弟汎舟於河遂自投而死貞元十四年為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地與蔡州鄰吳少誠之叛頔率兵赴唐州収吳房朗山縣又破賊於濯神溝於是廣軍

籍募戰士器甲犀利倜然專有漢南之地小失意者皆以軍法從事因請升襄州為大都督府府比鄆魏時德宗方姑息方鎮聞頔事狀亦無可奈何但允順而已頔奏請無不從於是公然聚斂恣意虐殺專以凌上威下為務鄧州刺史元洪頔誣以贓罪奏聞朝旨不得已為流端州命中使監焉至隋州棗陽縣頔命部將領士卒數百人刼洪至襄州拘留之中使奔歸京師德宗怒笞之數十頔又表洪其責太重復降中使景忠信宣旨慰

諭遂除洪吉州長史然後洪獲赴謫所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峡州長史及勅下頔怒已解復奏請為判官德宗皆從之正倫卒未殯頔以兵圍其宅令孽男逼娶其嫡女頔累遷至左僕射平章事燕國公俄而不奉詔旨擅總兵據南陽朝廷幾為之旰食及憲宗即位威肅四方頔稍戒懼以第四子季友求尚主憲宗以長女永昌公主降焉其第二子方屢諷其父歸朝入覲册拜司空平章事元和中内官梁守謙掌樞密頗招權利有梁正

言者勇於射利自言與守謙宗盟情厚頔子敏與之遊處正言取頔財賄言賂守謙以求出鎮久之無効敏責其貨於正言乃誘正言之僮支解棄於溷中八年春敏奴王再榮詣銀臺門告其事即日捕頔孔目官沈壁家僮十餘人於内侍獄鞫問尋出付臺獄詔御史中丞薛存誠刑部侍郎王播大理卿武少儀為三司使按問乃搜死奴於其第獲之頔率其男賛善大夫正駙馬都尉季友素服單騎將赴闕下待罪於建福門門司不納退

於街南負墻而立遣人進表閤門使以無引不受曰没方歸明日復待罪於建福門宰相喻令還第貶為恩王傅敏長流雷州錮身發遣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季友追奪兩任官階令其家循省左贊善大夫正秘書丞方並停見任孔目官沈璧決四十配流封州奴犀牛與劉幹同手殺人宜付京兆府決殺敏行至商山賜死梁正言僧鑒虚並付京兆府決殺頔其年十月改授太子賓客十年王師討淮蔡諸侯貢財助軍頔進銀七千兩金五

百兩玉帶二詔不納復還之十三年頔表求致仕宰臣擬授太子少保御筆改為太子賓客其年八月卒贈太保謚曰厲其子季友從獵苑中訴於穆宗賜謚曰思右丞張正甫封勑請還本謚右補闕高鉞上疏論之曰夫謚者所以懲惡勸善激濁揚清使忠臣義士知勸亂臣賊子知懼雖竊位於當時死加惡謚者所以懲暴戾垂沮勸孔子修春秋亂臣賊子懼盖謂此也垂範如此而不能救況又隳其典法乎臣風聞此事是徐泗節度使

李愬奏請李愬勲臣節將陛下寵其勲勞賜其爵禄車服第宅則可若亂朝廷典法將何以沮勸仲尼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名器君之所司若以假人與之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頔頃鎮襄漢殺戮不辜恣行兇暴移軍襄鄧廹脅朝廷擅留逐臣傲遮天使當先朝嗣位之始貴安反側以靖四方幸免鈇鉞之誅得全腰領而斃誠宜謚之繆厲以沮兇邪豈可曲加美名以惠姦宄如此則是于頔生為姦臣死獲美謚竊恐天下有識之士

謂聖朝無人有此倒置伏請速追前詔却依太常謚為厲使朝典無虧國章不濫太常博士王彦威又疏曰古之聖王立謚法者所以彰善悪垂勸誡使一字之褒賞踰紱冕一言之貶辱過朝市此有國之典禮陛下勸懲之大柄也頔項擁節旄肆行暴虐人神共憤法令不容擅興全師僭為正樂侵辱中使擅止制囚殺戮不辜誅求無度臣故定謚為厲令陛下不忍改賜為思誠出聖慈實害聖政伏以陛下自臨宸扆懋建大中聞善若驚

從諫不倦況當統天立極之始所謂執法慎名之時一

垂恩光大啓徼倖且如頔之不法然而陛下不忍加懲

臣恐今後不逞之徒如頔者衆矣死援頔例陛下何以

處之是恩曲於前而獘生於後若以李吉甫有賜謚之

例則甫之為相也有犯上殺人之罪乎以頔況之恐非

倫類如以頔常入財助國改過來覲兩使絶域可以贖

論夫傷物害人剥下奉上納賄求幸尤不可長其漸焉

自兩河宿兵垂七十年王師憓征瘡痏未息及張茂昭

以易定入覲陳權以滄景歸朝故恩禮殊尤以勸來者而于頔以文吏之職居腹心之地而倔强犯命不獲已而入朝豈茂昭之比乎縱有入財使遠之勤何以掩其惡迹伏望陛下恩由義斷澤以禮成褒貶道存僥倖路絶則天下幸甚疏奏不報竟謚為思長慶中以戚里勲家諸貴引用于方復至和王傅家富於財方交結遊俠務於速進元稹作相欲以其策平河朔羣盗方以策畫干稹而李逢吉之黨欲傾裴度乃令人告稹欲結客刺

度事下法司按鞫無狀而方竟坐誅

韓弘潁川人其祖父無聞世居滑之匡城少孤依母族劉玄佐即其舅也事玄佐為州掾累奏試大理評事玄佐卒子士寧被逐弘出汴州為宋州南城將劉全諒時為都知兵馬使貞元十五年全諒卒汴軍懷玄佐之惠又以弘長厚共請為留後環監軍使請表其事朝廷亦以玄佐故許之自試大理評事檢校工部尚書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宋亳汴

穎觀察等使時吴少誠遣人至汴密與劉全諒謀因曲環卒襲陳許㑹全諒卒其人在傳舍弘喜獲節鉞即斬其人以聞立出軍三千助禁軍共討少誠汴州自劉士寧之後軍益驕恣及陸長源遇害頗輕主帥其為亂魁黨數十百人弘視事數月皆知其人有部將劉鍔者兇卒之魁也弘欲大振威望一日引短兵於衙門召鍔與其黨三百數其罪盡斬之以徇血流道中弘對賔僚言笑自若自是訖弘入朝二十餘年軍衆十萬無敢怙亂

者累授檢校左右僕射司空憲宗即位加同平章事時王鍔檢校司空平章事致書于宰臣武元衡恥在王鍔之下憲宗方欲用形勢以臨淮西乃授以司徒平章事班在鍔上及用嚴綬為招討為賊所敗弘方鎮汴州當兩河賊之衝要朝廷慮其異志欲以兵柄授之而令李光顔烏重胤實當旗鼓乃授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令兵部郎中知制誥李程宣賜官告弘寔不離理所唯令其子公武率師三千隷李光顔軍弘雖居統帥常不欲

諸軍立功陰為逗撓之計每聞獻捷輒數日不怡其危國邀功如是吳元濟誅以統師功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封許國公罷行營都統十四年誅李師道収復河南二州弘大懼其年七月盡携汴之牙校千餘人入覲對於便殿拜舞之際以其足疾命中使掖之宴賜加等預册徽號大禮進絹三十五萬匹絁三萬匹銀器二百七十件三上章堅辭戎務願留京師奉朝請詔曰納大忠樹嘉績為臣所以明極節錫殊寵進高秩有國所以待元

臣況乎邦教誕敷王言揔會百辟攸憲四方式贍永念
于懷久虛其位載揚成命僉曰休哉宣武軍節度副大
使知節度事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
三司守司徒兼侍中使持節汴州諸軍事汴州刺史上
柱國許國公食邑三千户韓弘降神挺材積厚成器中
藴深閎之量外標嚴重之姿有匡國濟時之心推誠不
耀有夷兇禁暴之畧仗義益彰自鎮浚郊二十餘載師
徒稟訓而咸肅吏士奉法而愈明俗臻和平人用庶富

威聲之重隱若山崇屬者淮瀆濯征命統羣帥克殄殘
孽惟乃有指蹤之功及齊境興妖分師進討遂梟元惡
惟乃有畧地之効既聞旋旆俄請執珪深陳魏闕之誠
遠繼韓侯之志朝天有慶就日方伸又抗表章固辭戎
旅三加敦諭所守彌堅于蕃于宣諒切於注意我弼我
輔難違其衷懇式遂良願載兼上司論道之榮因之以
齊八政中樞之長昇之以賛萬務玄衮赤舄備于寵光
不有其人孰膺斯任可守司徒兼中書令乃以吏部尚

書張弘靖兼平章事代弘鎮宣武憲宗崩以弘攝冢宰十五年六月以本官兼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觀察等使時弘弟充為鄭滑節度使子公武為鄜坊節度使父子兄弟皆秉節鉞人臣之寵冠絶一時二年請老乞罷戎鎮三表從之依前守司徒中書令其年十二月病卒時年五十八贈太尉賻絹二千匹布七百端米粟千石初弘鎮大梁二十餘載四州征賦皆為已有未嘗上供有私錢百萬貫粟三百萬斛馬七千匹兵械稱是專務

聚財積粟峻法樹威而莊重寡言沉謀勇斷隣封如吴少誠李師道輩皆憚之詔使宣諭弘多倨待及齊蔡賊平勢屈入覲兩朝寵待加等弘竟以名位始終人臣之幸也時公武已卒弘孫紹宗嗣公武自宣武馬步都虞候將兵誅蔡賊平檢校右散騎常侍鄜州刺史鄜坊等州節度使丁所生憂起復金吾將軍仍舊職十四年父弘入朝公武乞罷節度入為右金吾將軍既而弘出鎮河中季父充移鎮宣武公武歎曰二父聯居重鎮吾以

孺子當執金吾職家門之盛懼不克勝堅辭宿衛改右驍衛將軍性頗恭遜不以富貴自處弘罷河中居永崇里第公武居宣陽里之北門因省父無疾暴卒贈戶部尚書充依舅劉玄佐歷河陽昭義牙將及兄弘節制宣武召歸主親兵奏授御史大夫弘頗酷法人人不自保充獨謙恭執禮未嘗懈怠繇是偏得士心然以親逼權重常不自安元和六年因獵近郊單騎歸于洛陽時朝廷方姑息弘亦憐充之無異志擢拜右金吾衛將軍十

二月轉大將軍歷少府監十五年代姪公武為鄜坊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長慶二年幽鎮魏復亂朝廷以王承元有兾卒數千在滑州恐封疆相接復相勸誘命充與承元更換所守檢校左僕射是歲汴州節度使李愿被三軍所逐立都將李㝏為留後朝廷以充久在汴州衆心悅附命充為宣武節度使兼統義成之師往討㝏會㝏疽發腦屬兵於紀綱李質質以計誅首亂送㝏歸京師充遂不戰而入大梁時陳許李光顔亦奉詔討㝏

軍於尉氏意欲必先収汴因大肆俘掠汴州監軍使姚
文壽亦欲招許下之師充在中牟聞其謀率衆徑至城
下汴人素懐充来皆踴躍相賀無復疑貳詔加檢校司
空詔割潁州隷滑州充既安堵密籍部伍閒得嘗構惡
者千餘人一日下令并父母妻子立出之敢逡巡境内
者斬自是軍政大理汴人無不愛戴四年八月例加司
徒詔未至暴疾卒時年五十五贈司徒謚曰肅充雖内
外皆將家素不事豪侈常以簡約自持臨機決策動無

遺悔善將者多之

李質者汴之牙將李㝏既爲留後倚質爲心腹及朝廷以㝏爲郡守志邀節鉞質勸喻不從㑹㝏疽發首乃與監軍姚文壽謀斬㝏傳首京師有詔以韓充鎮汴充未至質權知軍州事使衙牙兵二千人皆日給酒食物力爲之損屈充將至質曰若韓公始至頓去二千人日膳人情必大去若不除之後當無繼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帥遂處分停日膳而後迎充召爲金吾將軍長慶三年

四月卒

王智興字匡諫懷州溫縣人也曾祖靖左武衛將軍祖壞右金吾衛將軍父縉太子詹事智興少驍銳為徐州衙卒事刺史李洧及李納謀叛欲害洧洧遂以徐州歸國納怒以兵攻徐甚急智興健行不四五日齎表京師求援德宗發朔方軍五千人隨智興赴之淄青圍解自是智興常以徐軍抗納累歷滕豐沛狄四鎮將自是二十餘年為徐將元和中王師誅吳元濟李師道與蔡賊

謀撓沮王師頻出軍侵徐徐帥李愿以所部步騎悉委
智興以抗之鄆將王朝晏以兵攻沛智興擊敗之賊又
令姚海率勁兵二萬圍豐攻城甚急智興復擊敗之於
賊壁獲美妾智興懼軍士爭之乃曰軍中有女子安得
不敗此雖無罪違軍法也即斬之以徇累官至侍御史
本軍都押衙十三年王師誅李師道智興率徐軍八千
會諸道之師進擊與陳許之軍大破賊於金鄉拔魚臺
俘斬萬計以功遷御史中丞賊平授沂州刺史長慶初

河朔復亂徵兵進討穆宗素知智興善將遷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副使河北行營都知兵馬使初召智興以徐軍三千渡河徐之勁卒皆在部下節度使崔羣慮其旋軍難制密表請追赴闕授以他官事未行會赦王廷湊諸道班師智興先期入境羣頗憂疑令府僚迎勞且諭之曰兵士悉輸甲仗於外副使以十騎入城智興既首處賔僚聞之心動率歸師斬關而入殺軍中異已者十餘人然後詣衙謝羣曰此軍

情也羣治裝赴闕智興遣兵士援送羣家屬至埇橋遂掠鹽鐵院緡幣及汴路進奉物商旅貲貨率十取七八逐濠州刺史侯弘度弘度棄城走朝廷以罷兵力不能加討遂授智興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使自是智興務積財賄以賂權勢賈其聲譽用度不足稅泗口以裒益之累加至檢校僕射司空太和初李同捷據滄德叛智興上章請躬督士卒討賊從之乃出全軍三萬自備五月粮餉朝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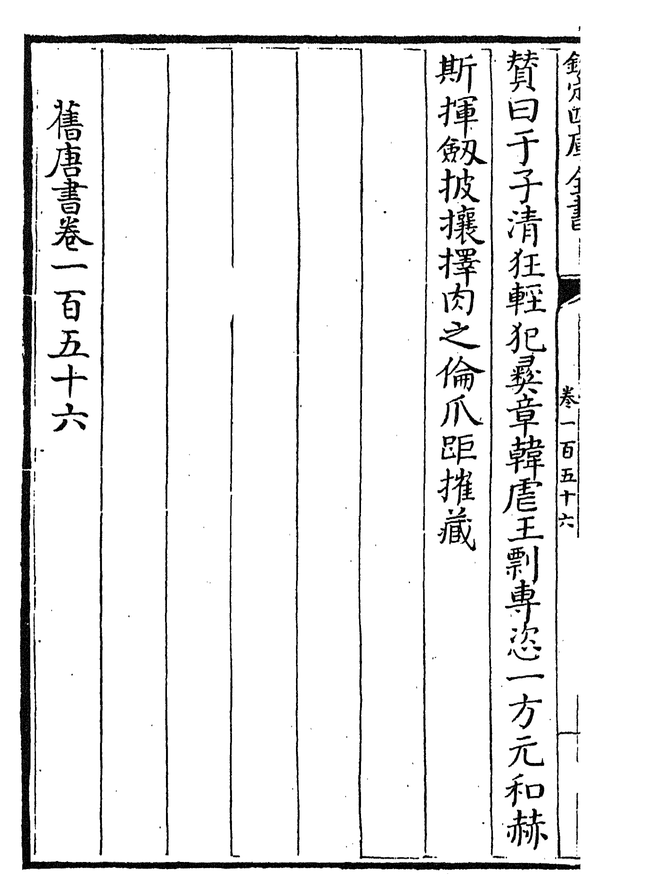
嘉之加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兼滄德行營招撫使初同
捷狂桀犯命濟之以王廷湊王師經年無功及智興拔
棣州賊大懼諸軍稍務進取以智興首功加守太傅封
鴈門郡王賊平入朝上賜宴麟德殿賞賜珍玩名馬進
位侍中改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許蔡等州觀察使
太和七年改授河中尹河中節度晉磁隰觀察等使智
興因入朝九年五月改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宋亳汴
頴觀察等使開成元年七月卒年七十九贈太尉不視

朝三日葬于洛陽榆林之北原四鎮將校會葬者千人智興九子晏平晏宰晏皐晏實晏恭晏逸晏深晏斌晏韜而晏平晏宰最知名晏平幼從父征伐以討李同捷功授檢校右散騎常侍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靈鹽節度丁父憂奔歸洛陽晏平居官貪贖去鎮日擅將征馬四百餘匹及兵仗七千事自衛為憲司所糺減死長流康州以父喪未赴流所告於河北三鎮三帥上表救解請從昭雪改授撫州司馬給事中韋溫薛廷老盧弘

宣封還制書改永州司户韋温又執不下文宗令中使

宣諭方行晏宰於昆仲間最稱偉器大中後歷上黨太原節度使扞廻鶻党項屢立邊功晏臯仕至左威衛將軍

史臣曰于燕公以儒家子逢時擾攘不持士範非義非俠健者不為末塗淪躓固其宜矣韓王二帥乘險蹈利犯上無君豺狼噬人鵂鶹幸夜爵禄過當其可已乎謂之功臣恐多慙色



贊曰于子淸狂輕犯彛章韓虐王剽專恣一方元和赫斯揮劒披攘擇肉之倫爪距摧藏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六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一百七

王翃 兄翊　郗士美　李鄘 子柱 柱子磎

辛祕　馬揔　韋弘景

王彥威

王翃太原晉陽人也兄翊乾元中累官至京兆少尹性

謙柔淡於聲利自商州刺史遷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入朝充北蕃宣慰使稱職代宗素重之及即位日為純臣遷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居憲司雖不能舉振綱條然以謹重知名大歷二年卒翃為侍郎時翃自折衝授辰州刺史遷朗州有威望智術所莅立名大歷五年遷容州刺史容管經畧使自安史之亂頻詔徵發嶺南兵募隸南陽魯炅軍炅與賊戰於葉縣大敗餘衆離散嶺南谿洞夷獠乘此相恐為亂其首領梁崇牽

自號平南十道大都統及其黨覃問等誘西原賊張侯夏永攻陷城邑據容州前後經畧使陳仁琇李抗侯令儀耿愼惑元結長孫全緒等雖容州刺史皆寄理藤州或寄梧州及翊至藤州言於衆曰吾為容州刺史安得寄理他邑乃出私財募將健許奏以好爵以是人各盡力不數月斬賊魁歐陽珪馳於廣州見節度使李勉求兵為援勉曰容州陷賊已久羣獠方強卒難圖也若務速攻祇自敗耳郡不可復也翊請曰大夫如未暇出師

但指移與諸州揚言出千兵援助冀藉聲勢成萬一之功勉然之翃乃以手札告諭義州刺史陳仁璀滕州刺史李建庭等同盟約討賊翃復募三千餘人力戰日數合節度使縣上翃用兵翃慮感將士匿其牒奮起士卒大破賊數萬衆擒其帥梁崇牽賊道數百里外盡復容州故境翃發使以聞奏置順州以遏餘寇前後大小百餘戰生擒賊帥上獻者七十餘人累加銀青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充招討處置使翃又令其將張利用李實

等分兵討襲西原遂收復欝林諸州部内漸安後因哥舒晃殺節度使吕崇賁嶺南復亂翃遣大将李實悉所管兵赴援廣州西原賊率覃問復招合夷獠曰容州兵馬盡赴廣州郡可圖也於是悉衆來襲翃知其來伏兵禦之生擒覃問其衆大敗代宗聞而壯之遣中使慰勞加金紫光禄大夫時西蕃入寇河中元帥郭子儀統兵備之乃徵翃為河中少尹充節度留後領子儀之務有悍将凌正者横暴擾軍政約其徒夜譟斬關以逐翃有

告者翃縮夜漏數刻以差其期賊驚而遁卒誅正軍城乂安歷汾州刺史京兆尹屬發涇原兵討李希烈軍次滻水翃備供頓肉敗糧臭衆怒以叛翃奔至奉天加御史大夫改將作監從幸山南車駕還京改大理卿出為福州刺史福建觀察使入為太子賔客貞元十二年檢校禮部尚書代董晉為東都留守判尚書省事東畿汝防禦使凡開置二十餘屯市勁觔良鐵以為兵器簡練士卒軍政頗修無何吳少誠阻命翃賦車籍甲不待完

繕東畿之人賴之十八年卒時七十餘贈禮部尚書
郗士美字和夫高平金鄉人也父純字高卿為李邕張九齡等知遇尤以詞學見推與顏真卿蕭穎士李華皆相友善舉進士繼以書判制策三中高第登朝歷拾遺補闕員外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處事不回為元載所忌魚朝恩署牙將李琮為兩街功德使琮暴横於銀臺門毀辱京兆尹崔昭純詣元載抗論以為國恥請速論奏載不從遂以疾辭退歸東洛凡十年自號伊川田

父清名高節稱於天下及德宗即位崔祐甫作相召拜左庶子集賢學士到京以年老乞身表三上除太子詹事致仕東歸洛陽德宗召見屢加褒歎賜以金紫公卿大夫皆賦詩祖送於都門搢紳以為美談有文集六十卷行於世士美少好學善記覽父友顔真卿蕭頴士輩嘗與之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既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於二郗之間矣未冠為陽翟丞李抱真鎮潞州辟為從事雅有參贊之績其後易二帥皆詔士美佐之由坊

州刺史為黔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持節黔中經畧招討觀察鹽鐵等使時溪州賊帥向子琪連結夷獠控據山洞衆號七八千士美設奇畧討平之詔書勞慰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封高平郡公再遷京兆尹每别殿延問必咨訪大政出為鄂州觀察使貞元十八年伊慎有功特授安黄節度二十年慎來朝其子宥主留事朝廷未能去會宥母卒於京師利主軍權不時發喪士美命從事託以他故過其境宥果迎之告以凶問先備肩轝即日

遣之元和五年拜河南尹明年三月檢校工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昭義節度前政之豐給浮費至皆減損號令嚴肅及朝廷討王承宗士美遣兵馬使王獻領勁兵一萬為前鋒獻兇惡恃亂逗撓不進遽令召至數其罪斬之下令曰敢後出者斬士美親鼓之兵既合而賊軍大敗下三營環栢鄉屢以捷聞上大悅曰吾故知士美能辦吾事于時四面七八鎮兵共十餘萬以環鎮冀未有首功多犯法士美兵士勇敢畏法威聲甚振

承宗大懼指期有破亡之勢會詔班師至今兩河間稱之十二年以疾徵為工部尚書稍間拜忠武節度使檢校刑部尚書至鎮踰月寢疾元和十四年九月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景士美善與人交然諾之際豁如也當時名稱翕然

鄰字建侯江夏人北海太守邕之姪孫父暄官至起居舍人鄘大歷中舉進士又以書判高等授秘書正字為李懷光所辟累遷監察御史及懷光據蒲津叛鄘與

母妻陷賊中恐禍及親因僞白懐光曰兄病在洛請母往視之懐光許焉且戒妻子無得從鄘皆遣行後懐光知責之對曰鄘名隷軍籍不得隨侍老母柰何不使婦隨姑行也懐光無以罪之時與故相高郢同在賊廷乃密奏賊軍虚實及攻取之勢德宗賜手詔以勞之後事泄懐光嚴兵召郢與鄘詰責鄘詞激氣壯三軍義之懐光不敢殺因之獄中懐光死馬燧就獄致禮表為河東從事尋以言不行歸養洛中襄州節度使嗣曹王皐致

禮延辟署從事奏兼殿中侍御史入爲吏部員外郎徐
州張建封卒其子愔爲將校所迫俾領軍務詔撫臨難
不懾者即其軍以諭之遂命鄘爲徐州宣慰使鄘直抵
其軍召將士傳朝旨陳禍福脫監軍使桎梏令復其位
凶黨不敢犯及愔上表稱兵馬留後鄘以爲非詔令所
加不宜稱號立使削去方受其表遷吏部郎中順宗登
極拜御史中丞遷京兆尹尚書右丞元和初以京師多
盜復選爲京兆尹擒奸禁暴威望甚著尋拜檢校禮部

尚書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是鎮承前命帥多用武
將有神策行營之號初受命必詣軍修謁鄜既受命表
陳其不可詔遂去神策行營字但為鳳翔隴右節度未
幾還鎮太原入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諸道鹽鐵轉
運使五年冬出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鄜
前在兩鎮皆以剛嚴操下遽變舊制人情不安故未幾
即改去至淮南數歲就加檢校左僕射政嚴事理府廩
充積及王師征淮夷鄆寇李師道表裏相援鄜發楚壽

等州二萬餘兵分壓賊境日費甚廣未嘗請於有司時
憲宗以兵興國用不足命鹽鐵副使程异乘驛諭江淮
諸道俾助軍用鄘以境内富實乃大籍府庫一年所蓄
之外咸貢於朝廷諸道以鄘為倡首悉索以獻自此王
師無匱乏之憂先是吐突承璀監淮南軍貴寵莫貳鄘
亦以剛嚴素著而差相敬憚未嘗稍失承璀歸遂引以
為相十二年徵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鄘出入顯重素
不以公輔自許年侵勢過頗安外鎮登祖筵聞樂而泣

下曰宰相之任非吾所長也行頗緩至京師又辭疾歸第既未朝謁亦不領政事竟以疾辭改授户部尚書俄換檢校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尋以太子少傅致仕元和十五年八月卒贈太子太保謚曰肅鄘強直無私飾與楊憑穆質許孟容王仲舒友善皆任氣自負然鄘當官嚴重為吏以峻法立操所至稱理而剛決少恩鎮揚州七年令行禁止擒擿生殺一委軍吏叅佐束手居人頗陷非法物議以此少之子柱官至浙東觀察

使柱子磎字景望博學多通文章秀絶大中十三年一
舉登進士第歸仁晦鎮大梁穆仁裕鎮河陽自監察殿
中相次奏為從事入為尚書水部員外郎累遷吏部郎
中兼史館修撰拜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廣明中分司洛
下遇巢讓之亂逃於河橋光啓中避亂淮海有偽襄王
詔命磎皆不從王鐸鎮滑臺杖策詣之鐸表薦于朝昭
宗雅重之復召入翰林為學士拜户部侍郎遷禮部尚
書景福二年十月與韋昭度並命中書門下平章事宣

制日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掠其麻哭之奏云李磎奸邪挾附權倖以忝學士不合為相時宰臣崔昭緯與昭度及磎素不相協密遣崇魯沮之也乃左授太子少師磎因上十章及納諫論三篇自雪且數崇魯之惡議者重其才而鄙其訟昭宗素愛其才而急於大用至乾寧初又上第十一表乃復命為相數月與昭度同為王行瑜等所殺磎自在臺省聚書至多手不釋卷時人號曰李書樓所撰文章及注解書傳之闕疑僅百餘卷經

亂悉亡王行瑜死德音昭雪贈司徒謚曰文子沆字東濟有俊才與父同日遇害詔贈禮部員外郎

辛秘隴西人少嗜學貞元年中累登五經開元禮科選授華原尉判入高等調補長安尉高郢為太常卿嘉其禮學奏授太常博士遷祠部兵部員外郎仍兼博士山陵及郊丘二禮儀使皆署為判官當時推其達禮元和初拜湖州刺史未幾屬李錡命將收支郡遂令大將監守五郡蘇常杭睦四州刺史或以戰敗或被拘執賊黨

以秘儒者甚易之秘密遣衙門將丘知二勒兵數百人
候賊將動逆戰大破之知二中流矢墜馬起而復戰斬
其將焚其營一州遂安賊平以功賜金紫由是愈以秘
材堪將帥及太原節度范希朝領全師出討王承宗徵
秘為河東行軍司馬委以留務尋召拜左司郎中出為
汝州刺史九年徵拜諫議大夫改常州刺史遷為河南
尹莅職修政有可稱者十二年拜檢校工部尚書代郗
士美為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昭義軍節度

澤潞磁洺邢等州觀察使是時以再討王承宗澤潞壓境凋費尤甚朝議以兵草之後思能完復者遂以命秘凡四歲府庫積錢七十萬貫餱糧器械稱是及歸道病先自爲墓誌將歿又爲書一通命緘致几上其家發之皆送終遵儉之旨久歷重任無豐財厚產爲時所稱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卒年六十四贈左僕射謚曰昭

馬揔字會元扶風人少孤貧好學性剛直不妄交遊貞元中姚南仲鎭滑臺辟爲從事南仲與監軍使不叶監

軍誣奏南仲不法及罷免揔坐貶泉州別駕監軍入掌樞密福建觀察使栁冕希旨欲殺揔從事穆贊鞫揔贊稱無罪揔方免死後量移恩王傅元和初遷虔州刺史四年兼御史中丞充嶺南都護本管經畧使揔敦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便之於漢所立銅柱之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以綏蠻功就加金紫八年轉桂州刺史桂管經畧觀察使入為刑部侍郎裴度宣慰淮西奏為制置

副使吳元濟誅度留揔蔡州知彰義軍留後尋檢校工部尚書蔡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淮西節度使揔以申光蔡等州久陷賊寇人不知法威刑勸導咸令率化奏改彰義軍曰淮西賊之偽迹一皆削盪十三年轉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許溵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明年改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十四年遷檢校刑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等使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入為戶部尚書長慶三年卒贈右

僕射揔理道素優軍政多暇公務之餘手不釋卷所著奏議集年歷通歷子鈔等書百餘卷行於世

韋弘景京兆人後周逍遥公夐之後祖嗣立終宣州司户父兂終洋州興道令弘景貞元中始舉進士為汴州浙東從事元和三年拜左拾遺充集賢殿學士轉左補闕尋召入翰林為學士普潤鎮使蘇光榮為涇原節度使弘景草麻漏叙光榮之功罷學士改司門員外郎轉吏部員外左司郎中改户部度支郎中張仲方貶李吉

甫諡上怒貶仲方弘景坐與仲方善出爲綿州刺史宰
相李夷簡出鎮淮南奏爲副使賜以金紫入爲京兆少
尹遷給事中劉士涇以尉馬交通邪倖穆宗用爲太僕
卿弘景與給事薛存慶封還詔書論士涇曰伏以司僕
正卿位居九列在周之命伯冏其人所以惟月膺名象
河稱重漢朝亦以石慶之謹愿陳萬年之行潔皆踐斯
職謂之大寮今士涇戚里常人班敘散秩以父任將帥
家富貲財聲名不在於士林行義無聞於朝野忽長卿

寺有瀆官常以親則人物未賢以勲則寵待常厚今叨
顯任誠謂謬官傳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盖士涇之謂
臣等職司違失實在守官其劉士涇新除太僕卿勑未
敢行下穆宗遣宰臣宣諭弘景等固執如前宰臣不得
已改衛尉少卿穆宗復遣諭弘景曰士涇父昌有邊功
士涇為少列十餘年又尚雲安公主宜有加恩朕思賞
勞睦親之意竟行前命穆宗怒乃令弘景使安南邕容
宣慰時論翕然推重時蕭俛以清直在位弘景議論常

所輔助遷刑部侍郎轉吏部侍郎銓綜平允權邪憚其
嚴勁不敢干以非道掌選二歲改陜虢觀察使歲滿徵
拜尚書左丞駮吏部授官不當者六十人弘景素以鯁
亮稱及居綱轄之地郎吏望風修整㑹吏部員外郎楊
虞卿以公事為下吏所訕獄未能辨詔下弘景與憲司
就尚書省詳讞虞卿多朋游人多嚮附之弘景素所不
悦時已請告在第及準詔就召以公服來謁弘景謂之
曰有勑推公虞卿失容自退轉禮部尚書充東都留守

判東都尚書省事繕完宮室至今賴之太和五年五月
卒年六十六贈尚書左僕射弘景歴官行事始終以直
道自立議論操持無所阿附當時風教尤為倚賴自長
慶已來目為名卿
王彦威太原人世儒家少孤貧苦學尤通三禮無由自
達元和中遊京師求為太常散吏卿知其書生補充檢
討官彦威於禮閣掇拾自隋已來朝廷沿革吉凶五禮
以類區分成三十卷獻之號曰元和新禮繇是知名特

授太常博士憲宗晏駕未定謚淮南節度使李夷簡以憲宗功高列聖宜特稱祖稱宗下禮官議彦威奏曰據禮經三代之制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外又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郊祀后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自東漢魏晉漸違經意沿革不一子孫以推美為先自始祖已下並有建祖之制蓋非典訓不可法也國朝祖宗制度本於周禮以景皇帝為太祖又祖神尭而宗太宗自高宗巳降但

稱宗謂之尊名可為成法不然則太宗造有區夏理致
昇平玄宗掃清內難翊戴聖父肅宗龍飛靈武收復兩
都此皆應天順人撥亂返正至於廟號亦但稱宗謹按
經義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故傳曰始封必為祖書曰德
高可宗故號高宗今宜本三代之定制去魏晉之亂法
守貞觀開元之憲章而擬議大名垂以為訓大行廟號
宜稱宗制從之故事祔廟之禮先告於太極殿然後奉
神主赴太廟祔禮畢不再告於太極殿時憲宗祔廟禮

畢執政詳舊典令有司再告祔享禮畢于太極殿彥威
執議以為不可執政怒會宗正寺進祝版誤以憲宗為
睿宗執政銜其强奏祝版參差博士之罪彥威坐削一
階奪兩季俸彥威殊不低迴每議禮事守正不阿附君
子稱之累轉司封員外郎中弘文館舊不置學士文宗
特置一員以待彥威尋使魏博宣慰特賜金紫五年遷
諫議大夫朝廷自誅李師道收復淄青十二州未定户
籍乃命彥威充十二州勘定兩税使朝法振舉人不以

為煩以本官兼史館修撰彦威通悉典故宿儒碩學皆讓之時以僕射上事儀注前後不定中丞李漢奏定朝議未以為允中書門下奏請依元和七年已前儀注左右僕射上日請受諸司四品六品丞郎已下拜彦威奏論曰臣謹按開元禮凡受冊官並與卑官答拜國朝官品令三師三公正一品尚書令正二品並是冊拜授官上之日亦無受朝官再拜之文僕射班次三公又是尚書令副貳之職雖端揆之重有異百寮然與羣官比肩

事主禮曰非其臣即荅拜之又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即僕射上日受常參官拜事頗非儀況元和七年已經奏議酌為定制編在國章近年上儀又有受拜之禮禮文乍變物論未安請依元和七年勑為定時李程為左僕射宰執難於改革雖不從其議論者稱之興平縣人上官興因醉殺人亡竄吏執其父下獄興自首請罪以出其父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首罪免父有光孝義請減死配流彥威與諫官

上言曰殺人者死百王共守若許殺人不死是教殺人興雖免父不合減死詔竟許決流彦威詣中書投宰相面論語訐氣盛執政怒左授河南少尹未幾改司農卿李宗閔重之既秉政授青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平盧軍節度淄青等觀察使開成元年召拜户部侍郎尋判度支彦威儒學雖優亦勤吏事然倚泉之柄素非所長性既剛訐自恃有餘甞紫宸廷奏曰臣自計司按見管錢穀文簿皆量入以為出使經費必足無所刻削且百

口之家猶有歲蓄而軍用錢物一切通用悉隨色額占定終歲支給無毫釐之差儻臣一旦愚迷欲自欺竊亦不可得也名曰度支占額圖既而又進供軍圖曰起至德乾元之際迄於貞觀元和之初天下有觀察者十節度二十有九防禦者四經畧者三犄角之師犬牙相制大都通邑無不有兵都計中外各額至八十餘萬長慶戶口凡三百三十五萬而兵額約九十九萬通計三戶資一兵今計天下租賦一歲所入揔不過三千五百餘

萬而上供之數三之一焉三萬之中二給衣賜自留州留使兵士衣賜之外其餘四十萬衆仰給度支伏以時逄理安運屬神聖然而兵不可弭食哉惟時憂勤之端兵食是切臣謬司邦計虔奉睿圖輒纂事功庶裨聖覽又纂集國初已來至貞元帝代功臣如左氏傳體叙事號曰唐典進之彦威既掌利權心希大用時内官仇士良魚弘志禁中用事先是左右神策軍多以所賜衣物於度支中估判使多曲從厚給其價開成初有詔禁止

然趨利者猶希意從其請託至是彦威大結私恩凡內官請託無不如意物議鄙其躁妄復修王播舊事貢奉羨餘殆無虚日會邊軍上訴衣賜不時兼之朽故宰臣惡其所為令攝度支入吏付臺推訊彦威畧不介懷入司視事及入吏受罰左授衛尉卿停務方還私第三年七月檢校禮部尚書代殷侑為許州刺史充忠武軍節度陳許溵觀察等使會昌中入為兵部侍郎歷方鎮檢校兵部尚書卒贈僕射謚曰靖

史臣曰世以治軍戎決權變非儒者之事而王翃郗士美釋縫掖之儒衣奮將軍之旗鼓俾士赴湯火威振藩籬何其壯也所謂非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二子遭遇英主伸其効用宜哉李建侯不屈於賊庭馬會元見伸於貝錦臨危挺操所謂貞臣將相之榮固其宜矣辛谠州之特達韋僕射之峻整王尚書之果敢皆一時之偉器也若以道自牧求福不回即能臣也而彦威欲為巧宦不亦疎乎

贊曰見危致命臨難不恐士美建侯仁者之勇弘景陸

雖駮正黄扉貪名喪道狂哉彥威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七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七考證

王翃傳兄翊自商州刺史遷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沈炳震曰按本紀自至德至上元山南東道為魯炅來瑱史翽無王翊也疑是副使

郗士美傳出為鄂州觀察使貞元十八年伊慎有功特授安黃節度○沈炳震曰本紀貞元二十年士美自房州除黔中其拜鄂岳也本紀無文然以時推之當在元和三年韓皋遷浙西之後此貞元以下文乃追

序伊慎事非士美之除鄂岳在十八年前也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八九

詳校官編修臣曹　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録監生臣潘　坦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卷第一百八

武元衡從父弟儒衡　鄭餘慶子澣　澣子允謨　茂休　處誨　從讜

韋貫之兄綬　弟纁　子澳

武元衡字伯蒼河南緱氏人曾祖德載天后從父弟官至湖州刺史祖平一善屬文終考功員外郎修文館學

士事在逸人傳父就殿中侍御史以元衡貴追贈吏部侍郎元衡進士登第累辟使府至監察御史後爲華原縣令時畿輔有鎮軍督將恃恩矜功者多撓吏民元衡苦之乃稱病去官放情事外沉浮讌詠者久之德宗知其才召授比部員外郎一歲遷左司郎中時以詳整稱重貞元二十年遷御史中丞嘗因延英對罷德宗目送之指示左右曰元衡眞宰相器也順宗即位以病不親政事王叔文等使其黨以權利誘元衡元衡拒之時奉

德宗山陵元衡爲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叔文之黨也求充儀仗判官元衡不與其黨滋不悦數日罷元衡爲右庶子憲宗即位始冊爲皇太子元衡贊引因識之及登極復拜御史中丞持平無私綱條悉舉人甚稱重尋遷戸部侍郎元和二年正月拜門下侍郎平章事賜金紫兼判戸部事上爲太子時知其進退守正及是用爲宰相甚禮信之初浙西節度李錡請入覲乃拜爲右僕射令入朝既而又稱疾請至歲暮上問宰臣鄭絪請

如錡奏元衡曰不可且錡自請入朝詔既許之即又稱疾是可否在錡今陛下新臨大寶天下屬耳目若使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從兹去矣上以爲然遽追之錡果計窮而反先是高崇文平蜀因授以節度使崇文理軍有法而不知州縣之政上難其代者乃以元衡代崇文拜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充劒南西川節度使將行上御安福門以臨慰之高崇文既發成都盡載其軍資金帛帟幕伎樂工巧以行元衡至則庶事節

約務以便人比三年公私稍濟撫蠻夷約束明具不輒
生事重慎端謹雖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之選八年
徵還至駱谷重拜門下侍郎平章事時李吉甫李絳情
不相叶各以事理曲直於上前元衡居中無所違附上
稱爲長者及吉甫卒上方討淮蔡悉以機務委之時王
承宗遣使奏事請赦吳元濟請事於宰相辭禮悖慢元
衡叱之承宗因飛章詆元衡咎怨頗結元衡宅在靜安
里十年六月三日將朝出里東門有暗中叱使滅燭者

導騎訶之賊射之中肩又有匿樹隂突出者以棓擊元衡左股其徒馭已爲賊所格奔逸賊乃持元衡馬東南行十餘步害之批其顱骨懐去及衆呼偕至持火照之見元衡已踣於血中即元衡宅東北隅墻之外時夜漏未盡陌上多朝騎及行人鋪卒連呼十餘里皆云賊殺宰相聲達朝堂百官恟恟未知死者誰也須臾元衡馬走至遇人始辨之既明仗至紫宸門有司以元衡遇害聞上震驚却朝而坐延英召見宰相惋慟者久之爲之

再不食冊贈司徒贈賻布帛五百匹粟四百石輟朝五日謚曰忠愍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於管絃初八年元衡自蜀再輔政時太白犯上相歷執法占者言今之三相皆不利始輕末重月餘李絳以足疾免明年十月李吉甫以暴疾卒至是元衡爲盜所害年五十八始元衡與吉甫齊年又同日爲宰相及出鎮分領揚益及吉甫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先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月卒吉凶之數若符會焉先

是長安謡曰打麥麥打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謂打麥者打麥時也麥打者蓋謂暗中突擊也三三謂六月三日也舞了也謂元衡之卒也自是京師大恐城門加衛兵察其出入物色伺之其偉狀異製燕趙之音者多執訊之元衡從父弟儒衡儒衡字庭碩才度俊偉氣直貌莊言不妄發與人交友終始不渝相國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趨其門者多垢衣敗服以望其知而儒衡謁見未嘗輒易所好但與之正言直論餘慶

因亦重之憲宗以元衡橫死王事嘗嗟惜之故待儒衡甚厚累遷戸部郎中十二年權知諫議大夫事尋兼知制誥皇甫鎛以宰相領度支剥下以媚上無敢言其罪者儒衡上疏論列鎛密訴其事帝曰勿以儒衡上疏卿將報怨耶鎛不復敢言儒衡氣岸高雅論事有風彩羣邪惡之尤爲宰相令狐楚所忌元和末年垂將大用楚畏其明俊欲以計沮之以離其寵有狄兼謨者梁公仁傑之後時爲襄陽從事楚乃自草制詞召狄兼謨爲拾

遺曰朕聽政餘暇躬覽國書知奸臣擅權之由見母后竊位之事我國家神器大寶將遂傳於他人洪惟昊穹降鑒儲祉誕生仁傑保佑中宗使絶維更張明辟乃復宜福胄胤與國無窮及兼謨制出儒衡泣訴於御前言其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當時不以為累憲宗再三撫慰之自是薄楚之為人然儒衡守道不回嫉惡太甚終不至大任尋正拜中書舍人時元稹依倚内官得知制誥儒衡深鄙之會食瓜閣下蠅集於上儒衡以扇

揮之曰適從何處來而遽集於此同僚失色儒衡意氣自若遷禮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六

鄭餘慶字居業滎陽人祖長裕官至國子司業終頹川太守長裕弟少微爲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兄弟有名於當時父慈與元德秀友善官至太子舍人餘慶少勤學善屬文大歷中舉進士建中末山南節度使嚴震辟爲從事累官殿中侍御史丁父憂罷貞元初入朝歷左司兵部員外郎庫部郎中八年選爲翰林學士十三年六

月遷工部侍郎知吏部選事時有玄法寺僧法湊爲寺衆所訴萬年縣尉盧伯達斷還俗後又復爲僧伯達上表論之詔中丞宇文邈刑部侍郎張彧大理卿鄭雲逵等三司與功德使判官諸葛述同按鞫時議述胥吏不合與憲臣等同入省按事餘慶上疏論列當時翕然稱重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餘慶通究六經深旨奏對之際多以古義傅之與度支使于頔素善每奏事餘慶皆議可之未幾頔以罪貶時又歲旱人飢德宗與宰

臣議將賑給禁衛六軍事未行爲中書吏所洩餘慶貶郴州司馬凡六載順宗登極徵拜尚書左丞憲宗嗣位之月又擢守本官平章事未幾屬夏州將楊惠琳阻命宰臣等論奏多議兵事餘慶復以古義上言夏州軍士皆仰給縣官又有介馬萬蹄之語時議以餘慶雖好古博雅而未適時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内官典樞密劉光琦情通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達意未嘗不遂所欲宰相杜佑鄭絪皆姑息之議者云佑私

呼爲滑八四方書幣貲貨充集其門弟泳官至刺史及餘慶再入中書與同僚集議涣指陳是非餘慶怒其僭叱之尋而餘慶罷相爲太子賓客其年八月涣贓汚發賜死上寖聞餘慶叱涣事甚重之乃改爲國子祭酒尋拜河南尹三年檢校兵部尚書兼東都留守六年四月正拜兵部尚書餘慶再爲相罷免皆非大過允以清儉爲時所稱洎中外踐更轡爲耆德朝廷得失言成凖的時京兆尹元義方戸部侍郎判度支盧坦皆以勲官前

任至三品據令合立門戟各請戟立於其第時義方以加上柱國坦以前任宣州觀察使請戟近代立戟者率有銀青階而義方只據勲官有司不詳覆而給之議者非之臺司將劾而未果會餘慶自東都來發論大以為不可繇是臺司移牒詰禮部左司郎中陸則禮部員外崔備皆罰俸奪元盧之門戟餘慶受詔撰惠昭太子哀冊其辭甚工有醫工崔環自淮南小將為黄州司馬勅至南省餘慶執之封還以為諸道散將無故受正員五

品官是開徼倖之路且無闕可供言或過理由是稍忤時權改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初德宗自山南還宮關輔有懷光吐蕃之虞都下驚憂遂詔太常集樂去大鼓至是餘慶始奏復用大鼓九年拜檢校右僕射兼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三歲受代十二年除太子少師尋以年及懸車請致仕詔不許時累有恩赦敘階及天子親謁郊廟行事官等皆得以恩授三品五品不復計考其使府賓吏又以軍功借賜命服而後入拜

者十八九由是在朝衣緑者甚少郎官諫官有被紫垂金者又丞郎中謝泊郎官出使多賜章服以示加恩於是寵章尤濫當時不以服章爲貴遂詔餘慶詳格令立制條奏以聞十三年拜尚書左僕射自兵興以來處左右端揆之位者多非其人及餘慶以名臣居之人情美洽憲宗以餘慶諳練典章朝廷禮樂制度有乖故事專委餘慶參酌施行遂用爲詳定使餘慶復奏刑部侍郎韓愈禮部侍郎李程爲副使左司郎中崔郾吏部郎中

陳珮刑部員外郎楊嗣復禮部員外郎庾敬休並充詳定判官朝廷儀制吉凶五禮咸有損益焉改鳳翔尹鳳翔隴節度使十四年兼太子少師檢校司空封滎陽郡公兼判國子祭酒事以太學荒毀日久生徒不振奏率文官俸給修兩京國子監及穆宗登極以師傅之舊進位檢校司徒優禮甚至元和十五年十一月卒詔曰故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師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戸鄭餘慶始以衣冠禮樂行於山東

餘力文章遂成志學出入清近盈五十年再秉台衡屢分戎律凡所要職無不踐更貴而能貧卑以自牧謇諤聞於臺閣柔睦化於閨門受命有考父之恭待士比公孫之廣焚書逸禮盡可口傳古史舊章如因心匠朕方洛禀庶罔咨踰神將祝予痛悼何及乞言既阻賵禮宜優可贈太保時年七十五謚曰貞餘慶砥名礪行不失儒者之道清儉率素終始不渝四朝居將相之任出入垂五十年祿賜所得分給親黨其家頗類寒素自至德

已來方鎮除授必遣中使領旌節就第宣賜皆厚以金帛遣之求媚者唯恐其數不廣故王人一來有獲錢數百萬者餘慶每受方任天子必誡其使曰餘慶家貧不得妄有求取專欲振起儒教後生謁見者率以經學諷之而周其所急理家理身極其儉薄及修官政則喜開廣鎮岐下一歲戎事可觀又創立儒宫以來學者雖行已可學而往往近於沽激故當時議者不全德許之上以家素清貧不辦喪事宜令所司特給一月俸料以充

賻贈用示哀榮有文集表疏碑誌詩賦共五十卷行於世兄承慶官不顯弟膺甫官至主客員外郎中楚懐鄭三州刺史次弟具瞻羽客時然皆官至縣令賔佐餘慶子瀚瀚本名涵以文宗藩邸時名同改名瀚貞元十年舉進士以父謫官累年不任自秘書省校書郎遷洛陽尉充集賢院修撰改長安尉集賢校理轉太常寺主簿職仍故遷太常博士改右補闕獻疏切直人爲危之及餘慶入朝憲宗謂餘慶曰卿之令子朕之直臣可更相

賀遂遷起居舍人改考功員外郎刺史有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刊石紀政者瀚探得其情條責廉使巧跡遂露人服其敏識時餘慶為僕射請改省郎乃換國子博士史館修撰丁母憂除喪拜考功郎中復丁內艱終制退居汜上長慶中徵為司封郎中史館修撰累遷中書舍人文宗登極擢為翰林侍講學士上命撰經史要録二十卷書成上喜其精博因摘所上書語類上親自發問瀚應對無滯錫以金紫太和二年遷禮部侍郎典貢

舉二年選拔造秀時號得人轉兵部侍郎改吏部出為河南尹皆著能名入為左丞旋拜刑部尚書兼判左丞事出為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檢校戶部尚書興元尹兼御史大夫餘慶之鎮興元創立儒宮開設學館至瀚之來復繼前美開成四年閏正月以戶部尚書徵詔下之日卒于興元年六十四贈右僕射謚曰宣有文集制誥共三十卷行于世瀚四子允謨茂諶處誨從讜允謨以蔭累官臺省歷蜀彭濠晉四州刺史位終太子右庶

子茂諶避國諱改茂休開成二年登進士第四遷太常博士兵部員外郎吏部郎中絳州刺史位終秘書監處誨字延美於昆仲間文章拔秀早為士友所推太和八年登進士第釋褐秘府轉監察拾遺尚書郎給事中累遷工部刑部侍郎出為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檢校刑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卒于汴處誨族父朗初朗為定州節度使時處誨為工部侍郎因早朝假寐於待漏院忽夢已為浙東觀察使經過汴州而

朗爲汴帥留連飲餞仰視屋棟飾以黄土賔從皆所識明年朗果自定州鎮宣武辟帯重掌書記重將行處誨告以所夢明年處誨轉刑部侍郎其年秋授浙東觀察使行及潼關朗遣從事迎勞仍致手書令先疏所夢比至汴宴于清暑亭賔佐悉符夢中朗仰視屋棟曰此亦黄土也四座感歎移時後五年朗卒處誨繼爲汴州節度使乃賦詩一章刻于廳事以盡思朗之悲處誨方雅好古且勤於著述撰集至多爲校書郎時撰次明皇雜

録三篇行於世從讜字正求會昌二年登進士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歷拾遺補闕尚書郎知制誥故相令狐綯魏扶皆父貢舉門生為之延譽尋遷中書舍人咸通三年知貢舉拜禮部侍郎轉刑部改吏部侍郎典選平允時無屈人尋將作輔以權臣請託不行改檢校刑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踰年乞還不允改檢校兵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朞年報政美聲流聞當途者懼其大用改廣州刺史

嶺南節度使五管爲南詔蠻所擾天下徵兵時有龎勛之亂不暇邊事從讜在鎮北兵寡弱夷獠棼然乃擇其土豪授之右職禦侮扞城皆得其効雖郡邑屢陷而交廣晏然俄而懿宗厭代從讜以久在番禺不樂風土思歸戀闕形於賦詠累上章求爲分司散秩僖宗徵還用爲刑部尚書尋以本官同平章事乾符中盜起河南天下騷動陰山府沙陁都督李國昌部族方强虎視北邊屬靈州防禦使叚文楚軍儲不繼郡兵乏食乃密引沙

陁部攻城殺文楚遂據振武軍雲朔等州又令其子克章克用大合諸部南侵忻代前帥竇瀚李偘李蔚相繼以重臣鎮并部皆不能遏俄而康傳圭為三軍所殺軍士益驕矜功責賞動為譟聚加以河南河北七道兵帥雲合都下人不聊生沙陁連陷城邑朝廷難於擇帥僖宗欲以宰臣臨制之詔曰開府儀同三司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充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鄭從讜自處鈞衡屢來

麟鳳才高應變動必研機朕以北門興王故地以爾嘗施惠化尚有去思方當用武之時暫輟調元之職佇殲兇醜副我憂勤可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兼行營招討等使制下許自擇叅佐乃奏長安令王調爲副使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崇龜爲節度判官前司勲員外郎史館修撰趙崇爲觀察判官前進士劉崇魯充推官前左拾遺李渥充掌書記前長安尉崔澤充支使開幕之盛冠於一時時中朝瞻望者

目太原爲小朝廷言名人之多也時新承軍亂之後殺掠攻摽無日無之從讜貌溫而氣勁沉機善斷奸無遁情凡宄謀盜發無不落其彀中以是羣豪惕息舊府城都虞候張彦球者前帥令率兵三千逐沙陁於百井中路而還縱兵破鑰殺故帥康傳圭及從讜至搜索其魁誅之知彦球意善有方畧召之開喻坦然無疑悉以兵柄委之廣明初李鈞李涿繼率本道之師出鴈門爲沙陁所敗十二月黄巢犯長安僖宗出幸傳詔謂從讜曰

卿志安封域權揔戎麾夷夏具瞻社稷全賴今月五日
草賊黄巢奔衝十六日駐驆梁漢上慙九廟下媿萬方
藩閫乍聞痛憤應切專差供奉官劉全及往彼慰喻卿
宜差點本道兵士酌量多少付北面副招討使諸葛爽
俾令入援從讜承詔雪涕團結戎伍遣牙將論安後院
軍使朱玫率步騎五千從諸葛爽入關赴難時中和元
年五月也論安軍次離石是月沙陁李克用軍奄至營
于汾東稱奉詔赴難入關從讜具廪餼犒勞信宿不發

克用傳城而呼曰本軍將南下欲與相公面言從讜登城謂之曰僕射父子咸通以來奮激忠義血戰爲國天下之人受賜老夫歷事累朝位忝將相今日羣盜擾攘輿駕奔播蕩覆神州不能荷戈討賊以酬聖奬老夫之罪也然多難圖勲是僕射立功立事之時也所恨受命守藩不敢辱命無以仰陪戎棨若僕射終以君親爲念破賊之後車駕還宮却得待罪闕庭是所願也唯僕射自愛克用拜謝而去然雜虜不戢肆掠近甸從讜遣大

將王蟾薛威出師追擊之翌日契苾部救兵至沙陀大敗而還初論安率師入關至陰地以數百卒擅歸從讜集諸部校斬之於鞠場竝以兵衆付朱玫赴難時鄭畋亦以宰相鎮鳳翔與從讜宗人同年登進士畋亦舉兵岐下以遏賊巢廣明首唱仗義斷賊首尾逆徒名為二鄭國威復振二儒帥之功也二年十一月代北監軍使陳景思奉詔赦沙陀部許討賊自贖繇是沙陀五部數萬人南下不敢蹈境乃自嵐石沿河而南唯李克用以

數百騎臨城叙別從讜遺之名馬器幣而訣三年克用破賊立功授河東節度代從讜還至榆次遣使致禮謂從讜曰予家尊在鴈門且還覲省相公徐治行裝勿遽首途從讜承詔即日牒監軍使周從寓請知兵馬留後事書記劉崇魯知觀察留後事戒之曰俟面李公按籍而還五月十五日從讜離太原時京城雖復車駕未還道途多寇行次絳州唐彦謙為刺史留駐數月冬詔使追赴行在復輔政歷司空司徒正拜侍中光啓末固辭

機務以疾還第卒有司謚曰文忠從讜知人善任性不驕矜故所至有聲績在太原時大將張彥球强傑難制前後帥守以疑間貽釁故軍旅不寧及從讜撫封四年知其才用可委開懐任遇得其死力故抗虜全城多彥球之効也累奏爲行軍司馬及再秉政用爲金吾將軍累郡剌史在絳州時彥謙判官陸扆嗜學有才思寓於郡齋日與之談宴無間先後乃稱之於朝位至清顯在汴時以兄處誨甞爲鎮帥殁於是郡訖一政受代不於

公署舉樂其友悌知禮操履如此國之名臣文忠有爲常貫之本名純以憲宗廟諱遂以字稱八代祖𡪢仕周號逍遥公父肇官至吏部侍郎有重名於時貫之即其第二子少舉進士貞元初登賢良科授校書郎秩滿從調判入等再轉長安縣丞德宗末年京兆尹李實權移宰相言其可否必數日而詔行人有以貫之名薦於實者荅曰是其人居與吾同里亟聞其賢但吾得識其面而進於上舉笏示說者曰實已記其名氏矣說者喜驟

以其語告於貫之且曰予今日詣實而明日受賀矣貫之唯唯數歲終不往然是後竟不遷永貞中始除監察御史上書舉季弟纁自代時議不以爲私轉右補闕而纁代爲監察元和元年杜從郁爲左補闕貫之與崔羣奏論尋降爲左拾遺又論遺補雖品不同皆是諫官父爲宰相子爲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改爲秘書丞後與中書舍人張弘靖考制策第其名者十八人其後多以文稱轉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機巧

進至少府監廕其子爲兩館生貫之持其籍不與曰工商之子不當仕忠義以藝通權倖爲請者非一貫之持之愈堅既而疏陳忠義不宜汚朝籍詞理懇切竟罷去之改吏部員外郎三年復策賢良之士又命貫之與戸部侍郎楊於陵左司郎中鄭敬都官郎中李益同爲考策官貫之奏居上第者三人言實指切時病不顧忌諱雖同考策者皆難其詞直貫之獨署其奏遂出爲果州刺史道中黜巴州刺史俄徵爲都官郎中知制誥踰年

拜中書舍人改禮部侍郎凡二年所選士大抵抑浮華先行實由是趨競者稍息轉尚書右丞中謝日面賜金紫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淮西之役鎮州盜竊發輦下殺宰相武元衡傷御史中丞裴度及度爲相二寇竝征議者以物力不可貫之請釋鎮以養威攻蔡以專力上方急於太平未可其奏貫之進言陛下豈不知建中之事乎天下之兵始於蔡急魏應齊趙同惡德宗率天下兵命李抱真馬燧急攻之物力用屈於是朱

泚乘之爲亂朱滔隨而向闕致使梁漢爲府奉天有行
皆陛下所聞見非他不能忍待次第逮於撲滅故也陛
下獨不能寛歲月俟拔蔡而圖鎮邪上深然之而業已
下伐鎮詔後滅蔡而鎮自服如其策焉初王師征蔡以
汴帥韓弘爲都統又命汝帥烏重胤許帥李光顔合兵
而進貫之以爲諸將四面討賊各鋭進取今若置統督
復令二帥連營則持重養威未可以歲月下也貫之議
不從四年而始尅蔡尋遷中書侍郎同列以張仲素段

文昌進名爲學士貫之阻之以行止未正不宜在内庭貫之爲相嚴身律下以清流品爲先故門無雜賓有張宿者有口辯得幸於憲宗擢爲左補闕將使淄青宰臣裴度欲爲請章服貫之曰此人得幸何要假其恩寵耶其事遂寢宿深銜之卒爲所構誣以朋黨罷爲吏部侍郎不涉旬出爲湖南觀察使弟虢州刺史纁亦貶遠郡時兩河留兵國用不足命鹽鐵副使程异使諸道督課財賦异所至方鎮皆諷令捃拾進獻貫之謂兩稅外不

忍横賦加人所獻末滿异意遂率屬内六州留錢以繼獻由是罷爲太子詹事分司東都上即位擢爲河南尹徵拜工部尚書未行長慶元年卒於東都年六十二詔贈尚書右僕射賵之自布衣至貴位居室無改易歷重位二十年苞苴寶玉不敢到門性沉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未曾僞詞以悅人身歿之後家無羨財有文集三十卷伯兄綬德宗朝爲翰林學士貞元之政多參決於内署綬所議論常合中道然畏慎致傷晚得心疾

故不極其用纁有精識與學爲士林所器閨門之內名敎相樂故韋氏兄弟令稱推於一時纁累官至太常少卿貫之子澳潾澳字子斐太和六年擢進士第又以宏詞登科性貞退寡慾登第後十年不仕伯兄温與御史中丞高元裕友善温請用澳爲御史謂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荅温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周墀鎭鄭滑辟爲從事墀輔政以澳爲考功員外郎史

館修撰𥚹初作相私謂澳曰才小任重何以相救澳曰
苟公重知願公無權足矣𥚹愕然不喻其旨澳曰爵賞
刑罰非公共欲行者願不以喜怒憎愛行之但令百司
羣官各舉其職則公斂衽於廟堂之上天下自理何要
權耶𥚹深然之不周歲以本官知制誥尋召充翰林學
士累遷户部兵部侍郎學士承旨與同寮蕭寘深為宣
宗所遇每二人同直無不召見詢訪時事每有邦國刑
政大事中使傳宣草詞澳心欲論諫即曰此一事須降

御札方敢施行遲留至旦必論其可否上言多從之出
爲京兆尹不避權豪京師讋憚會判戶部宰相蕭鄴改
判度支澳於延英對上曰戶部闕判使澳對以府事上
言戶部闕判使者三又曰卿意何如澳對曰臣近年心
力減耗不奈繁劇累曾陳乞一小鎮聖慈未垂矜允上
默然不樂其奏澳甥栁玭知其對謂澳曰舅之奬遇特
承聖知延英奏對恐未得中澳曰吾不爲時相所信忽
自宸旨委以使務必以吾他岐得之何以自明我意不

錯爾須知時事漸不堪是吾徒貪爵位所致爾宜志之大中十二年檢校工部尚書兼孟州刺史充河陽三城懷孟澤節度等使辭於内殿上曰卿自求便我不去卿在河陽累年中使王居方使魏州令傳詔旨謂澳曰久别無恙知卿奉道得何藥術可具居方口奏澳因中使上章陳謝又曰方士殊不可聽金石有毒切不宜服食帝嘉其忠將召之而帝厭代懿宗即位遷檢校户部尚書兼青州刺史平盧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入為户部侍

郎轉吏部銓綜平允不受請託爲執政所惡出爲邠州刺史邠寧節度使宰相杜審權素不悅於澳會吏部發澳時簿籍吏緣爲奸坐罷鎮以秘書監分司東都嘗戲吟云若將韋鑒同殷鑒錯認容身作保身此句聞於京師權幸尤怒之上表求致仕宰相疑其怨望拜河南尹制出累上章辭疾以松檟在秦川求歸樊川別業許之踰年復授戶部侍郎以疾不拜而卒贈戶部尚書謚曰貞澥亦登進士第無位而卒澥子庾庠序雍郊庾登進

士第累佐使府入朝為御史累遷兵部郎中諫議大夫從僖宗幸蜀改中書舍人累拜刑部侍郎判戶部事車駕還京充頓遞使至鳳翔病卒序雍郊皆登進士第序雍官至尚書郎郊文學尤高累歷清顯自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昭宗末召充翰林學士累官戶部侍郎學士承旨卒

史臣曰二武朗拔精裁為時羽儀嫉惡太甚遭罹不幸俾刃喋血誠可哀哉令狐中傷為惡滋甚君子之行其

若是予鄭貞公博雅好古一代儒宗文忠致君無忝乃
祖衣冠之盛近代罕儔帝氏三宗世多才俊純纁忠懿
爲時元龜作輔論兵言皆體國澳之貞亮不替祖風三
代諡貞考行無愧

贊曰后族崢嶸平一辭榮高風襲慶鍾在二衡猗與貞
公繼以文忠純纁文雅綽有父風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八